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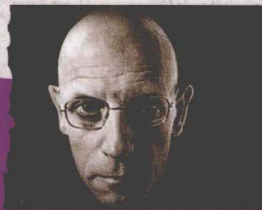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译丛主编 鲁路

福柯


FOUCAULT



[瑞士] 菲利普·萨拉森 著
(Philipp Sarasin)

李红艳 译
鲁路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译丛主编 鲁路

福柯

FOUCAULT



[瑞士] 菲利普·萨拉森 著
(Philipp Sarasin)

李红艳 译
鲁路 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福柯 / [瑞士] 萨拉森著; 李红艳译.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0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ISBN 978-7-300-11742-3

- I. ①福…
II. ①萨…②李…
III. ①福柯 (1926—1984) - 哲学思想
IV. ①B565.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2293 号

大哲学家的生活与思想

福 柯

[瑞士] 菲利普·萨拉森 (Philipp Sarasin) 著
李红艳 译
鲁路 校
Foucault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398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8.75 插页 2 印 次 2010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33 000 定 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前 言

作为一名哲学家，您是如何融入社会的？

——我自己融入进去就行了……^[1]

米歇尔·福柯是难于把握的。他没有留下经过系统性划分的“著作”，他那知识分子式的焦虑并不局限于历史性研究领域内的经验性问题，尽管他耕耘的这一领域横跨几个世纪。他既没有把自己看做古典式哲学家，也没有把自己看做传统型历史学家，而把自己看做西方文化的考古学家、谱系学家或人种学家，甚至看做“爆破大师”，就像一名地质学家一样，勘察地形是为了接下来对它进行“爆破”。他在政治上属于左派，一度是激进的左派。尽管如此，他言辞尖锐地拒绝将马克思主义看做一种思想体系（却没有停止援引

福

柯

马克思的观点)。有一次，他回顾性地把自己描述为“尼采式的共产主义者”；另有一次，他称自己为“左派无政府主义者”。后来，他以康德（Kant）的追随者自居，称赞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发誓说自己“兄弟般地”亲近批判理论。^[2]我们能将福柯归类吗？归类想必是最违背他的意愿的，对他的思想也是最不公的。福柯在1969年出版的方法论式著作《知识考古学》（*Archéologie du savoir*）的导言中就预言，人们想必会指责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转变思想和变换立场。他既巧辩又刻薄地说：“不要问我，我是谁；不要跟我说，应当一成不变。这不过是一种婚姻戒条；它管的是我们的身份证件。涉及写作时，它就该对我们放手了。”^[3]

今天，形形色色的看法勾勒出一个色彩斑斓的“福柯”印象，是不足为怪的。有人说，他是“该死的圣徒”、反文化的圣人；另有人说，他是“思想上不诚实、经验上绝对不可靠、暗地里被驯服了的‘煽动’后现代性的人”^[4]。不过，大多数人认为，福柯是人文科学中一种新思想的奠基者，是黑格尔—马克思主义的摧毁者，有时也是冷酷的反人文主义者。近来，福柯被解读为生物政治与新自由主义权力形式下的后

人类世界的先知，同时被看做生活艺术即富有影响力的自我关怀的预言家。20世纪60年代后期以来，福柯跃升为大众的知识分子明星，随后还跃升为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之后的最后一位法国思想显贵。此时，对于人们称道他是结构主义者，他表示出强烈的异议。当然，对于种种张冠李戴的情况，他本人负有责任，因为他还不能“梳理”和掌握自己的思想，而且也无意这样做。但正因如此，这种思想证明了其创造性、原创性及其活生生的挑战性潜力。即使在人们对福柯持有异议之处，也是这样。

今天，对福柯著作的看法较之以往更加众说纷纭、形态各异，有关福柯思想的说法较之以往愈发南腔北调、喧嚣热闹。与此相关的是，在福柯身后不仅出版了收录他散落的论文、采访和演讲的四卷本文集（*die Dits et écrits*，该文集于1994年由丹尼尔·德费尔（Daniel Defert）和弗兰斯瓦·艾瓦尔特（Francois Eward）编辑出版），而且福柯在法兰西学院所做的讲座也被逐步编辑出来，这些讲座使我们再度改变对福柯思想的印象。“福柯”这个名字不是喋喋不休地传播《圣经》通俗译本、却又听众寥寥的场所，靠引经据典和陈词滥调就可以应付这种传播，用福柯本人做出的一个隐

喻来说，而是一家大车间，人们在这里可以同福柯一道思考，并思考得超出福柯之上。

本书不可能研究种种接纳福柯思想的情况，而要集中精力将目光对准他在多重意义上是开放性的、因死亡而中断写作的、尚未完整编辑出来的著作。如前所述，由于这些著作一向不遵循系统性要求，福柯是出于现时代的种种必需才撰写著作和论文的，所以他的思想只能在历史性发展过程中得以研究，而这一发展过程与其说目标明确，不如说曲曲折折。由于世人都自信了解“福柯”，所以本书首先意在帮助人们（再次）阅读福柯，即突出他的著作、兼顾他有时用德文撰写开场白的那些短篇文本。有时，尤其是在本书前几章，福柯早期的写作风格会显得讳莫如深，而当时他与结构主义的密切关系也会露出蛛丝马迹，这些都会逐步增添阅读本书的难度。但是，由于福柯早年思考和阐发的主题以及动机给他后期的全部作品都打上了烙印，所以有必要“完整地”阅读福柯。本书意在表明，尽管有种种思想拖沓、立场变化的情况，但有些问题还是赋予他的著作以一个贯彻始终的结构。

福柯都谈了些什么呢？在他的《性史》（*Histoire*

de la sexualité) 最后两卷的前言中, 他才勇于在一定程度上将自己的思想予以系统化: 这一思想始终是沿着分析社会的三个轴心运动的, 即知识、权力和与自我的关系。^[5]按照福柯本人的论述来说, 通常, 这一模式还要额外地按时间来排列顺序: 首先是在《疯癫与文明》(*Wahnsinn und Gesellschaft*) 和《词与物》(*Die Ordnung der Dinge*) 中对知识与思想体系的考古学研究, 接下来主要是在《规训与惩罚》(*Überwachen und Strafen*) 中的权力分析这一谱系学阶段, 第三个阶段则是在《性史》最后两卷中向主体、与自我的关系以及“自我的工艺”的“转向”。这样一种划分当然只能提供有限的辅助作用, 因为福柯从一开始就分析了知识和权力这两个“轴心”相互联系、彼此交叉的情况, 因为他从一开始便为“什么是个体, 什么是主体”这样的问题所折磨。他要在知识与权力的横截面上澄清一个问题, 即各种“真理”是如何呈现出来的。这就是说, 在某种特定的历史境遇中, 什么可作为“真理”贯彻下来。同样, 福柯自撰写《疯癫与文明》时也想知道, 何以人不仅是可外在地描述和分类的个体, 而且更为狭义地是怀有“意识”、“灵魂”的主体, 简而言之, 是怀有“内心”的主体。贯彻福柯著作始终的是, 他几乎总是针对

福

柯

精神分析与结构主义的构想来回答这个问题的。精神分析解读为意识因素与意识界限的，无论是俄狄浦斯式家庭结构，还是语言结构，他都既连贯又彻底地将其描述为有其历史境遇的权力结构和话语模式。只是，福柯的思想在 20 世纪 80 年代早期向最后一个研究阶段过渡时，有些内容发生了相当强烈的转变：通过权力结构和话语结构追问个体的建构，转换成这样一个问题，即主体如何“自行”且“自由”地建构起来，才能同权力关系和话语关系保持一定距离。《规训与惩罚》中的“个体的工艺”在其晚期著作中变成一种“自我关怀”和“生存美学”。

本书的一个简单的说明是：福柯没有“方法”。人们阅读本书时应当清楚，福柯清清楚楚地看出了这一点：“我尝试着修正自己确信可以用来发现客体的（方法性）工具，随后，经过修正的工具表明，我所界定的客体中并不完全像我想象的那样。我就是这样从一本书到另一本书跌跌撞撞地向前摸索的。”^[6]出于这一原因，福柯总在尝试，从不同视角出发，重新把握给现代性打上烙印的权力关系、话语关系和主体关系的各种变化形态及其形式，以至于他的著作显而易见地都围绕着一些彼此近似的问题，却没有给出一服药治

百家病式的答案。本书无意事后采取删繁就简的做法，而是专注于描绘福柯的思想运动。本书经过深思熟虑，既不想将他的思想予以系统化，也不想对他的理论构想与历史性陈述做出系统性考证。最后，除了一些评论外，本书也无法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福柯的各项历史性诊断分别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且不说这样一个举动会超出本书的范围，这些问题的答案也都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一个人是否赞同奠定了福柯的历史性叙述的基础的那些思想前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对福柯毫无批评性看法。我将在本书最后一章中指出，我在何处看出了福柯的谱系学思想的内在困难和问题，在我看来要从何处出发对福柯做出批评，以便让他的思想保持创造性。

尽管人们必须独自撰写著作，这本袖珍著作仍归功于许多人的启发。我谨感谢 Elisabeth Bronfen、Michael Hampe、Michael Hagner、Dieter Thoma、Marianne Hanseler、Rene Scheu、Thomas Lemke、Patrick Kury、Valentin Groebner、Jakob Tanner 提出了有益的、促进性的批评意见，同样感谢我的老师 Balthasar Haussmann 的一贯理解。我还想感谢 Mirjam Bugmann，Maurice Erb 为我查阅了浩如烟海的有关福柯

的第二手文献，为手稿的完成提供了重要帮助。最后，谨对 Regula Bochsler 对整部手稿的富有建设性的阅读表示感谢。

菲利普·萨拉森

2005年2月于瑞士苏黎世

关于第二版

这一新的版本补充了第七章有关“治理理性”的注释，除校正个别错误外，本版保持原貌。

菲利普·萨拉森

2006年4月于瑞士苏黎世

注释

[1] *Schriften in vier Bände*, Hg. von Daniel Defert und Francois Ewald, Frankfurt/M. 2001—2005, Sch I, S. 713.
(以下简写为 Sch I—IV)

[2] Michel Foucault, *Was ist Kritik*, Berlin 1992, S. 25. (以下简写为 WK)

[3] Michel Foucault, *Archäologie des Wissens*, Frankfurt/M. 1995, S. 30. (以下简写为 AW)

[4] Hans-Ulrich Wehler; *Die Herausforderung der*

福

柯

Kulturgeschichte, München 1998, S. 91.

[5] Michel Foucault, *Der Gebrauch der Lüste*, Frankfurt/M. 1986, *Sexualität und Wahrheit*, Bd. II, S. 10. (以下简写为 GL)

[6] Sch III, S. 522.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疯癫、理性与沉默	1
心理学家的基本原则	4
疯癫的历史	15
作为心理分析的谱系学	23
人、疯癫和作品	28
第二章 文学、临床医学与话语分析之诞生	37
空间、语言和死亡	41

	临床医学、目视和死亡·····	53
	源于解剖学精神的话语分析的诞生·····	65
第三章	符号史与人之死·····	78
	表征时代·····	83
	生命、劳动和语言·····	89
	人的死亡与人文科学考古学·····	95
	尼采还是马拉美? ·····	101
第四章	从话语秩序到权力分析·····	108
	告别疯癫·····	109
	话语的秩序·····	113
	福柯的话语分析与德国人(康德、 胡塞尔、卡西尔)·····	118
	话语分析·····	122
	“谁在说?”——作者的权力和杀戮 的逻辑·····	134
第五章	监狱、规训社会和心灵机制·····	148
	鼓动囚徒·····	150
	作为现代心灵谱系学的权力微物理学·····	156
	身体规训化与全景敞视主义·····	163
	个体的建构(包括皮埃尔·里维埃和 “不名之人”)·····	172

第六章	权力和性欲，生物政治和种族主义	180
	权力和知识	184
	与拉康的争辩	190
	性配置	193
	生物政治和种族主义	202
第七章	治理理性、精神性与自我关怀	213
	治理理性	217
	什叶派的精神性与主体的呈现	228
	自我技术和自我关怀	234
第八章	俄狄浦斯王、米歇尔·福柯与法则	250
年表	262

第一章

疯癫、理性与沉默

米歇尔·福柯是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他自认为是我们文化的“人种学家”^[1]，而他原本是心理学家。福柯学习临床心理学和实验心理学专业，发表关于心理学的研究论文，讲授心理学课程。他早在 11 岁时就向父亲声明，自己想做历史教师。但正如其父所言，这是一个医学世家所“无法接受的职业”，除非福柯成为巴黎大学的教授。^[2]这个 20 岁的青年在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学习之余关注哲学，尤其是心理学。自 1947 年，他在当时还是巴黎高师辅导教师的莫里

福

柯

斯·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指导下，酝酿有关后笛卡尔时代心理学兴起的第一份博士论文。1949年，他获得巴黎大学的心理学专业的许可。1951年10月，25岁的他已作为梅洛-庞蒂的继任者成为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教师，他开设的课程随即成为吸引保罗·维因（Paul Veyne）、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和格拉特·热纳特（Gérard Genette）等人之处。同时，他参与圣·安娜（Sainte Anne）医院脑电波实验室的试验，在那里以及在弗雷斯耐斯（Fresnes）监狱作为实习生参加精神病理学培训。1952年和1953年，他相继申请了精神病理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学士学位。同时，他还继续撰写后笛卡尔主义时代心理学兴起的博士论文，继而，为了去里尔大学（Lille）做研究助手，又很快放弃了这项课题。“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当时是巴黎高等师范学院的哲学讲师，在他的影响下，福柯于1950年加入法国共产党。他为巴甫洛夫（Pawlow）的反射理论所吸引，同时也参加心理分析学家雅克·拉康（Jacques Lacan）的讨论课，在圣安妮（Sainte-Anne）医院的时候，他阅读了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